

1

办公室的门轻轻滑开。我连忙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招呼道：“您好，您一定就是我九点钟约见的客户了。”这话说得好像十点、十一点我还有客户要见似的，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整个火星的经济都不景气，虽说我是火星上唯一的一名私人侦探，可这是我这星期接的第一个案子。

“没错。”来者的音调很高，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是卡桑德拉·威尔金斯。”

我上下打量了她一番。这番打量很有收获，我怀疑她在换身之前是不是真有这么好的身段。人们常常订购跟原身相似的可替换身体，至少轮廓相似。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忍不住把它整得更完美：男人会弄得更健壮，女人则弄得更窈窕。每个人都会修改容貌，调整一下不对称的地方，去掉皱纹，抹去缺陷。如果我要换身，就会除掉自己亚麻色头发中的灰发，再弄一个新鼻子，把它做成现在这个鼻子被打断好几次之前的那个样子。

“很高兴见到您，威尔金斯女士。”我说，“我是亚历山大·罗麦克斯。请坐。”

她身型娇小，身高不超过一百五十厘米，穿着一件时尚的银灰

色短上衣和一条裙子,但是没有化妆,也没有佩戴珠宝首饰。我以为她坐下的动作会像猫儿一样柔顺,仪态万方,可她就那么扑通一屁股坐了下去。“谢谢。”她说,“我真希望您能帮助我,罗麦克斯先生。我真的希望。”

我并没有立即坐下,而是走到咖啡机前。我把自己的杯子倒满,问卡桑德拉是否也要一杯。大多数换身人的人造身体都可以吃喝,以便人际交往,但是她谢绝了。“您有什么麻烦呢?”说着,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想看懂换身者的表情很困难:面部塑形通常都很出色,但是面部的运动多多少少有些受限。“我的丈夫……哦,天哪,罗麦克斯先生,我真不愿意提这事儿!”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丈夫……他失踪了。”

我眉毛一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失踪可真要命。新克朗代克封闭在一个浅浅的穹顶下面,直径四公里,而中心支撑柱只有二十米高。“你上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

“三天前。”

我的办公室很小,但有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我能看到隔壁那座破败的建筑,还有一个坡度很缓的拱形架,那些拱架支撑着透明的穹顶。穹顶外面,一场沙尘暴正在肆虐,铺天盖地的橙色云雾遮住了太阳。火星的白昼从来都不是十分明亮,但拱架上的辅助光源弥补了光线的不足。“您的丈夫,嗯……跟您一样吗?”我问道。

她点点头,“哦,是的。我俩来这里是为了发财,跟所有其他人一样。”

我摇了摇头,“我的意思是他也换身了吗?”

“哦,很抱歉。没错,他也换身了……实际上,我俩都是刚刚

才换身。”

“这套程序很昂贵。”我说，“他会不会付不起账溜了呢？”

卡桑德拉摇了摇头，“不，不。约书亚前一阵子发现了几个很不错的标本。他卖掉那些东西挣了一笔，足够买下‘全新的你’的特许经营权。那就是我们相遇的地方——在辞掉筛土的活儿之后，我在那儿干起了销售。不管怎么说，我俩肯定照价支付了。”她那双人工合成的手纹在了一起，“哦，罗麦克斯先生，请帮帮我！没有我的丈夫约书亚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肯定很爱他。”我边说边观察着她那张可爱的脸，不仅因为看着那张脸让人感到愉快，还因为在她回答的时候，我想评估她有多诚实。人们常常会因为家里的别扭事儿离家出走，但是毕竟配偶之间很少会走到那一步。

“哦，我当然很爱他！”卡桑德拉说，“我爱他的心难以言表。约书亚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男人。”她恳切地注视着我，“你必须帮我把他找回来。你一定要做到！”

我低头看了看咖啡杯，它热气腾腾，“你找过警察了吗？”

卡桑德拉发出一个声响，我猜那是她哼了一声，声音够粗暴，干巴巴的，像火星上的沙土。“找过。他们……哦，我不喜欢嚼舌根儿，罗麦克斯先生！相信我，那不是我的处事方式，不过……好吧，没什么需要回避的，对吗？他们毫无用处。真是一点儿用都没有。”

我轻轻点了点头，这类事我听得多了。我这个小小的营生还得多多感激NKPD，也就是新克朗代克警察局，感谢他们对于大多数犯罪案件不闻不问。他们是一家私人机构，受雇于霍华德·斯普拉科夫，为的是保护他建造这座城市三十年以来投入的资产。警察会象征性地维持一下秩序，但仅此而已。“你是跟谁说的？”

“一名……警探，我猜他是警探，他没穿制服。我忘了他的名字了。”

“他长什么样儿？”

“红头发，还有……”

“那是麦克，”她看上去有些困惑，于是我说了他的全名，“道格尔·麦克雷。”

卡桑德拉说：“麦克雷，没错。”她耸了耸肩，她肯定注意到了我对她的反应流露出的惊讶。“抱歉。”她说，“我只是不喜欢他看我时的那副样子。”

这时候，我努力不让自己的眼睛在她身上乱瞟。我已经这么做过，而且我记得我看到了什么。我猜她的原身跟这具身体不怎么像，如果像的话，她应该很习惯男人看她时那种贪慕的眼神。

“我会跟麦克雷谈两句的，”我说，“看看他们调查了些什么。然后我会从警察停手的地方入手。”

“你会干？”她的绿眼睛似乎闪动起来，“哦，谢谢你，罗麦克斯先生！我得说……你是个大好人！”

我微微耸了耸肩，“我能给你列出我的两位前妻和半打的银行家，他们绝不会同意这个评价。”

她说：“哦，不，别这么说！你是个大好人，我很肯定。相信我。我的直觉很准。你是个大好人，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好天真的女人，大概她也是这么想她老公的——直到他跑得没了踪影。“现在，你能跟我说说你丈夫的情况吗？他叫约书亚，对吧？”

“是的，没错。他的全名是约书亚·科纳·威尔金斯——你得叫他‘约书亚’，他不喜欢别人叫他‘乔什’。非常感谢你。”我点了点头。以我的经验，那些叫名字必须叫全名的男人都是一根筋，

从来不是什么大方的主儿。或许这个蠢蛋就这么消失反倒是件好事。

“好的。继续。”我没必要做记录。我的办公电脑——我桌子上那个小小的绿色立方体——正在记录每一件事，而且会提炼出有用的内容给我汇总出一份文件。

卡桑德拉那排人造的上牙不停地轻咬着人工合成的下嘴唇，她想了片刻，说：“好吧，他出生在堪萨斯的威奇托，三十八岁。他是七火年前搬到火星来的。”火年是火星的年份，时长大约是地球年的两倍。

“你有他的照片吗？”

“我能下载一张。”她指了指我那个落满灰土的键盘，“我能用吗？”

我点了点头。卡桑德拉伸手去够它的时候，碰倒了我那个写着“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的咖啡杯，滚烫的液体泼到她精致的小手上，她痛得轻叫了一声。我连忙站起身，拿过毛巾擦拭起来。“我不知道会这么疼，”我说，“我是说，我喜欢热咖啡，不过……”

“换身者能感觉到疼，罗麦克斯先生。”她说，“因为生物就是如此。当你是血肉之躯，你身体的某个部分受到伤害时，你需要感官系统警告你。对于我们这些经过换身的人也一样。当然了，人造的身体更耐用。”

“啊。”

“抱歉。这些东西我解释太多次了，现在……你知道的，我工作的时候净说这套词儿来着。不管怎么说，请原谅我弄脏了你的桌子。”

我做了个“无所谓”的手势，“感谢上帝，现在都是无纸化办公，对吧？不用在意。”我冲着键盘做了个手势。幸运的是，按键上没

有溅到咖啡，“你要给我看的照片呢？”

“哦，没错。”她说了个口令，终端做出了反应——让我不解的是，她居然还想用键盘来着。她手动输入了一长串密码，看来是不想在我面前大声说出来。她打字的时候皱着眉头，还用退格键修改了一下；多字符密码念出来很简单，但输入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你不擅长用键盘的话——而且你越有安全防范意识，你的密码就越长。

她进入了某个个人文件库，调出一张约书亚-绝不叫乔什·威尔金斯的照片。威尔金斯夫人是如此的迷人，而约书亚跟我想象的大相径庭。他长着一双冷冷的灰眼睛，头发剃得很短，几乎看不到，嘴唇抿成一条线，整体的感觉就像爬行动物。“那是之前。”我说，“之后怎么样？现在，在他换身之后是什么样？”

“嗯……基本上一样。”

“真的吗？”如果我长着那么一张嘴，肯定会把它修掉。“你有没有他思维移植之后拍的照片？”

“没有照片，”卡桑德拉说，“毕竟我跟他刚刚换身。但是我能进入‘全新的你’数据库，给你看看他新面孔的制作方案。”她对着终端又说了个口令，接着又输入一串很长的密码。真够快的，她让计算机绘制的约书亚头部图像显示在了我的屏幕上。

“你说得没错。”我惊讶地说，“他没做什么改动。我能把这些留个拷贝吗？”

她点点头，又说了一些口令，换身的各种文件便下载到了本地存储器。

“好了。”我说，“我的费用是每小时两百太阳币，其他费用另算。”

“很好，没问题！我不在乎钱，罗麦克斯先生……一点儿都不

在乎。我只想要约书亚回来。请告诉我，你会找到他。”

“我会的。”我露出了最贴心的微笑，“别担心，他不可能走太远。”

2

当然了,说实在的,约书亚·威尔金斯很可能已经走得很远了——所以,我的首要工作就是排除这种可能性。

过去的二十天里,没有太空飞船离开火星,所以他不可能离开这颗星球。在南边有一个巨大的气闸,通过它,可以让巨大的太空船进来,不过它已经有好几个星期都没开过一条缝了。而且,尽管换身人可以在火星表面自由活动,但也只有四个气闸站能通到穹顶外面,而它们全都守卫森严。我亲自造访了每一个气闸进行查询,很有把握:过去三天里,出去的人只有那些经常走霉运的化石猎手;起尘暴之后,他们全都回来了。

我读过这个城市的早期历史,“火星化石狂潮”——他们是这么称呼那个时代的。温嘉顿和奥·雷利,这两位私人探险家自费来到这里,发现了火星上的第一块化石;返回地球之后,他们卖掉化石,赚了一大笔。它们比任何稀有金属乃至太阳系中的其他任何东西都值钱——那可是外星生命存在的确凿证据!拳头大小、品质尚好的标本可以卖到数万元以上;足球大小、品质优良的标本则高达数百万。在一个几乎任何东西——包括钻石和黄金——都能人工合成的世界,再也没有比拥有一块火星的五足虫类或根状菌

丝体的石化遗骸更能彰显身份的了。

温嘉顿和奥·雷利从来没有精确描述过他们是在哪里找到的标本,不过很容易查到,他们的太空船第一次降落就选在了这里——伊希地平原的盆地之中。之后,其他的探宝猎手纷至沓来,然后是霍华德·斯普拉科夫——亿万富翁,“全新的你”的创始人,他的公司在思维扫描及上传领域的技术无人能及。他花重金建造了我们的穹顶城市。早些年间,那些发现了高品质标本的人从斯普拉科夫手中买下了新克朗代克的地产。这对于斯普拉科夫来说是一项很不错的投资:他花费大量资金建造了穹顶,但出售地皮给他带来了超过三倍的利益,而且他一开始就从居民身上征收生命保障税——好吧,至少是从生物学意义上的居民身上征收。不过,“全新的你”每进行一次换身程序,都要给斯普拉科夫一笔丰厚的技术版权费,所以,双管齐下,他赚了个盆满钵满。

火星上的生命形式从来都没有大范围散布过;这里存在的单一的生态系统似乎完全局限在了这个盆地里。有些勘探者——抱歉,应该说是化石猎手——在温-奥的第一次探险之后不久就来了,他们找到了一些品质优良的标本,虽然大多数都有破损。

主矿脉就存在于某个地方:一个被称为“阿尔法沉积带”的地层。那里出产的化石保存完好,甚至比地球上的伯吉斯页岩化石群保存得还要完整。只有温嘉顿和奥·雷利知道它在哪儿。据说,他们纯粹是瞎猫碰着死耗子才找到那个地方的。但他俩都死了。在第三次探险之后,他们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时,飞船的隔热层不幸脱落。而且,自那之后二十火年,再也没有人重新发现那个地方。不过人们仍然在寻找。

意识移植一直挺有市场:让生命跨越无限的时间,这种吸引力是巨大的。不过在这里,在火星上,这种需求尤为巨大,因为人造

的身体能够连续几星期,甚至几个月停留在火星表面,这无疑十分有利于淘古生物方面的金矿。

总之,约书亚-绝不叫乔什·威尔金斯显然并不在生活区外面,而且他也没有坐太空船飞走。不管他藏在什么地方,肯定就在新克朗代克穹顶下面。我不敢说他正跟我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因为他根本就不呼吸。不过他就在这里,在某个地方。我要做的就是找到他。

我不想重复警察做过的努力。虽说我和麦克挺熟,但“努力”这词儿对于当地警察机构来说确实有点过誉,“走马观花”也许更符合事实。

新克朗代克有十二条辐射状的道路,把穹顶下的一圈圈同心环形建筑分隔开来。这些环形均匀分布,只有七环与八环之间的空隙更加宽阔,因为那里容纳着农田、船坞、货栈、水和空气处理设施等等。我的办公室在穹顶边缘,就是第九环的外侧。我可以乘坐悬浮电车进入中心区,不过我更喜欢步行。一个好侦探要清楚街上都在发生什么。尽管悬浮电车残破不堪,可要想看清街上的情形,坐它还是太快了点。

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曾开玩笑说新克朗代克不是火坑——跟它比,火坑真是好太多了。我说:“这儿简直就是鬼门关。”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还是旺达那件事发生不久以后。在这片巨大的平原上,要说哪儿在走下坡路,那一定是新克朗代克。熔合表层土筑成的街道已经有了裂缝,建筑物——不只是棚户区的那些——都年久失修,破败的酒吧和妓院里挤满了暴徒和空手套白狼的骗子,到处都充斥着贫困与颓废。就像一部我很喜欢的老电影里,某个角色评论一个镇子时说的话:“再也没有比那里更藏污纳垢的地方了。”新克朗代克应该在气闸挂上一个标记,写上:

“塔图因星球的莫斯·艾斯利。^①”

我毫无顾忌地打量着沿路看到的每一个换身人。从像卡桑德拉·威尔金斯那样十分精致的代身，到像奥兹国的铁皮人^②那样只能迈步走的玩意儿，不一而足。后者作为换身人很容易识别，而前者有时会被误认为生物意义上的人类，尽管也有分辨二者的窍门，比如，人们几乎会下意识地注意到，代身的塑料皮肤特别有光泽，他们的肢体平衡能力也特别强。这种感觉被称为“购觉”：辨别购置来的身体的感官能力。

当然了，那些把自己装进二流合成身体里的人坚信：等他们最终找到上等标本，就可以购买更上档次的代身了。可怜的傻瓜们，已经很多火年都没人找到过真正令人瞩目的化石了。如果付得起路费的话，很多人都想放弃，返回地球；或者干脆定居下来，过平静而绝望的生活，就像梭罗^③那样。他们的梦想跟他们从未找到过的化石一样，早已毫无生机。

我沿街走着，步履轻松；火星的重力只有地球的百分之三十八。有些人被困在这里是因为他们任由自己的肌肉衰退，再也无法忍受一个G的重力。至于我，被困在这里是因为其他缘故——感谢上帝，火星上没有真正意义的政府，所以也没有引渡协议。我比大多数人都热爱运动——经常在船坞旁边的谷力健身房健身——所以我的腿仍然很健壮。要是有必要，我能轻轻松松走上一整天。

我经过几个或细长或矮胖的机器人。它们大多数都跟柱子一样不能说话，而且不比四岁大的孩子更聪明，只能做些跑腿的活

①“再也没有比那里更藏污纳垢的地方了。”是电影《星球大战》中的一句台词，说的是塔图因星球上的小酒馆莫斯·艾斯利。

②电影《绿野仙踪》里的人物。

③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哲学家，代表作《瓦尔登湖》。

儿,或者负责没完没了地修路、建房。

警察局是一栋五层高的不对称建筑。它可是够高的,都快接近穹顶中心了。曾经雪白的墙壁已经布满裂纹,成了肮脏的灰粉色。前门是明净的石英同分异构体制造的,跟头上的穹顶一样。我走上去时,两扇门往两侧滑开。大厅右侧是一张红色的长桌——就好像我们在火星上看到的红色还不够多似的。桌子后边是一张画着伊希地平原的地图,新克朗代克是一个大大的圆形,标记在边上。

NKPD里有八位警察,轮流当值的是低级警官。今天当值的是一个身形肥胖、没啥教养的家伙,叫赫胥黎。他蓝色的制服看上去总是小一号。“嗨,赫胥。”我走过去开口道,“麦克在吗?”

赫胥黎瞅了瞅监视器,然后点了点头,“在,他在呢,不过他任何人都不见。”

“我可不是任何人,赫胥。我是跟在你们这帮蠢货屁股后面收拾烂摊子的人。”

赫胥黎皱起眉头,本打算反唇相讥一下,但他最后说:“哎,好吧……”

“哦,”我说,“好样的,赫胥!你真是让我无话可说了。”

他眼睛一挤,“你并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么幽默,罗麦克斯。”

“我当然没那么幽默了。没人能幽默到打动您啊。”我冲着里间的安保门点点头,“能行个方便,让我进去吗?”

赫胥黎说:“让你进去只是为了摆脱你。”能想出这么一句话来挤对我显然让他很高兴,所以他重复了一遍,“只是为了摆脱你。”他伸手到台面下边,内门随即滑开——那是一扇没有标记的黑色门板。我手指在额角一挥,冲着赫胥比画了个脱帽礼,径直进了里间。然后我顺着走廊到了麦克雷的办公室,门开着。我用指头叩

了叩钢制的门框。

“罗麦克斯!”他抬起头看着我,“下定决心来自首了?”

“真幽默,麦克。你应该和赫胥一起去巡街。”

他哼了一声,“找我什么事儿,亚历克斯^①?”

麦克没有换过身,他是个瘦得皮包骨的生物人,浓密的橙色眉毛遮掩着他那双蓝眼睛。在他桌子后边的书柜上是他妻子和宝贝女儿的全息像,小姑娘两个月前刚刚出生。“我正在找一个家伙,叫约书亚·威尔金斯。”

麦克有很浓的苏格兰口音——太浓了,我看得出那根本是在装腔作势。“啊,是的。谁是你的委托人?他妻子?”

我点了点头。

“大美人儿。”他说。

“是个美人儿没错。不管怎么说,你尽力寻找了她的丈夫,这个威尔金斯——”

“我们找了一圈,是呀。”麦克说,“他是个换身人,你知道吧?”

我点点头。

“好吧。”麦克说,“他把他的新面孔设计方案给了我们——精确的尺寸,以及所有资料。我们通过面部识别软件,把数据输进公共安保摄像头。到目前为止,还没碰上好运气。”

我笑了。麦克的警探工作通常就是这么干的:他都不用把瘦骨嶙峋的屁股从桌子后边抬起来,就能把事儿办完。

“它们覆盖了新克朗代克多少区域?”我问。

“将近百分之四十的公共区域。”

人们对待摄像头的方式是持续不断地砸、偷、堵,总是比麦克和他的手下更换、修理的速度快。毕竟这是一座边疆城镇,有很多

①“亚历克斯”是“亚历山大”的昵称。

发生在本地人身上的事情不想被外人看到。“如果你发现了任何东西，要让我知道，好吗？”

麦克的两条浓眉拧在了一起，“就算是火星，也要依照地球的隐私法行事，亚历克斯……或者说，至少我们的母公司是这么规定的。我不能泄露安保摄像头看到的東西。”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五十太阳币的硬币，在手里抛着。它飞速蹦向空中，然后缓缓落下——即使已经在火星待了十年，我看东西还是这种感觉。麦克不需要换身人的反应力也能在半空中抓住它。“当然了，”他说，“我认为我们可以有个例外……”

“谢谢。你在任何时候都是执法官员的信誉保证。”

他笑了，然后说：“说说吧，你最近都使什么枪？还是那把老史密斯&威森？”

“那把枪是注册了的。”我眯起了眼睛。

“哦，我知道，我知道。不过要小心。嗯？这年头，他们是进化了的一代。拿子弹对付换身人可没多大用场，而且那些家伙一天比一天多，因为程序终于开始降价了。”

“我也听说了。你是不是碰巧知道在哪里做换身最好呢？如果你必须把一个人的思维抽取出来的话。”

麦克摇了摇头，“不同的代身模型情况各有不同。但论改进任何类型的身体缺陷，‘全新的你’是最好的地方。”

“那你们这些家伙是怎么控制他们的？”

“直到最近，能控制的都很有有限。”麦克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这样了。”

“保险箱要热卖了。”

麦克居然没有反驳，“确实。不过让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们离开他的办公室，到了走廊深处，进入另一间屋子。他指着桌子上的

一个装置，“刚刚从地球送来的。最先进的家伙。”

那是一个又大又平的碟子，五厘米厚，直径可能有半米。边缘有一对U形把手，正对着安装在两侧。

“这是什么？”

“宽频干扰器。”麦克将它举到面前，就像角斗士的盾牌，“它能发射多频谱震荡电磁脉冲。在四米的距离之内，或者更近一点儿，它能完全破坏一个换身人的人造大脑——跟用子弹杀死人类一样干脆。”

“我可没打算杀死任何人。”我说。

“这是你最后一次说这话。”

哟呵，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我想你恐怕没有多余的能借给我一个。”

麦克笑了，“你开玩笑？我们目前手上只有这唯一的一个，而且它还是原型机。”

“哦，好吧。”说着，我转身朝门口走去，“那么我想我只能小心点儿了。”

3

我的下一站是“全新的你”大厦。我上了第三大街，它是辐射状街道中的一条，到那里要走过五个街区。“全新的你”大厦有两层高，跟这里的大多数建筑一样，是用激光熔合火星砂制成的红砖建造的。正门两侧是两扇宽大的同分异构石英窗，展示着五火年前就摆在里边的人造身体，它们的身上早已落满灰土，还配搭着五火年前的时尚穿戴，是时候该换换了。

底层被分成了展示厅和工作间，由一扇门隔开。那扇门正开着。工作间里散布着配件：这儿有一只白皮肤的人造手；那儿有一条黑皮肤的小腿；架子上摆着人工合成的眼睛和成卷的上了色的单纤维，我猜后者是用来仿制毛发的。两张工作台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内部组件：马达、液压泵和关节铰链。

毗邻的展示厅里摆放着完整的人造身体。我扫视了大厅一圈，发现卡桑德拉·威尔金斯也在这儿。她穿着米色外套，正在跟一男一女谈话——他俩都是生物人。看样子，那二位应该是潜在客户。

“你好，卡桑德拉。”我走上前去说道。

“罗麦克斯先生！”她惊呼起来，向那对顾客致歉了一句，然后朝

我说，“我很高兴您来这里——真是太高兴了！你有什么新消息吗？”

“没有。我已经拜访了警察。我想，应该从这里开始调查。毕竟你和你丈夫拥有特许经营权，对吗？”

卡桑德拉热情地点了点头，“我就知道雇用你是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那个懒散的警探麦克雷从没到过这里——一次都没有！”

我笑了，“麦克不是那种适合户外工作的类型。那么，好吧，你付的钱会有回报的。”

“这是真的吗？”卡桑德拉说，“难道老天开眼了？”

“你说你丈夫是在最近移植了思维？”

“是的。在楼上进行的。下面这里只进行销售和服务工作。”

“你有没有约书亚进行换身的监控录像？”

“没有。‘全新的你’不允许在楼上安装摄像头，他们可不喜欢让操作过程泄露出去。商业机密，就是这样。”

“啊，好的。那么你能不能让我看看它是怎么进行的呢？”

她又点了点头，“当然。你想看什么都行，罗麦克斯先生。”

我想看看那件米色外套下面的东西——什么都比不上高档换身人的身体完美——不过我克制住了这个想法。卡桑德拉环视了大厅一圈，然后招呼了另一位员工过来——一位娇小的、赏心悦目的女性生物人，脸上的妆和身上的首饰都很有品位。“抱歉，”卡桑德拉对那两位已经让她费了不少口舌的顾客说，“这位高桥小姐会接待你们。”然后她转向我，“这边请。”

我们穿过一扇挂着帘幕的门，上了楼梯，来到两扇带着小窗的门前。“这里是我们的扫描室。”卡桑德拉说着，指了指左边那扇门。她踮起脚尖看了看里边，点点头，挺满意，然后打开了门。里边有两个人：一个是四十岁上下的秃顶男人，他坐在座位上；另一